



同坐轩 SHARE

被酒拥抱的地方

□余治平

淮安出酒，天下盛名。淮宿分治前的淮阴大市，囊括“三沟一河”（高沟酒、双沟酒、汤沟酒和洋河酒），妥妥的酒都，可惜后来洋河、双沟划给了霸王故里，“南国汤沟酒，开坛十里香”也飘去连云港州，只剩下高沟今世缘留在了“大淮”。酿造大师吴建峰博士近年开发的清雅酱香国缘，醇厚丰满，细腻圆润，高端大气上档次，颇受各界青睐和盛赞，而独领苏酒之风骚。无论我走到哪里，坐在酒桌上都积极宣传出自家家乡的这款“男人香水”。

淮安的酒风，历来盛大。李白的一首《淮阴书怀寄王宗成》中：“曠投淮阴宿，欣得漂母迎。斗酒烹黄鸡，一餐感素诚。”唐代淮上十分家常化的一个酒局，换来了诗仙的一篇佳作，超级值得。其酒早已入国蒸发，其诗却流传至今。归有光《淮阴舟中晚坐写怀二十四韵》云：“淮酒市醞醖，楚音杂琵琶。”毛奇龄《淮寓谢友人各馈淮酒》曰：“终岁无家难去楚，一朝有酒竟如淮。”只要一提到淮安，笔墨里都会渗出酒来，并且还是酒里灵动的。明孝宗内阁大学士丘潜《大学衍义补》中称：“今天下造曲之处，惟淮安一府靡运为多。”造曲胜地，年耗粮百万石左右，这么大的消费量就因为淮安“居两京之间，当南北之冲，纲运之上下必经于此”。南船北马的交通咽喉，“不可胜计”的淮安酒曲被带往各地。于是他便以酒曲废粮为由，建言皇帝禁酒。

许多外地人来淮安出差，经常是败下阵来，落荒而逃的。淮安人劝酒，还是有一套的，如果你不肯喝，他们会用多种热情理由让你觉得再拒绝下去就有负罪感了。许多不在体制内的淮安朋友的一天是这么个节奏：早晨八点半上班，先聊聊昨晚的酒席情况，十点钟后开始张罗中午饭，联系饭店，狂拨一通电话，通知三朋四友。十一点半下班直奔饭店，随便吃吃，也得有几杯小酒下肚，然后再回家午休。睡到三四点才去门市晃晃，先喝一大杯下午茶醒醒酒，活还是要干一会儿的，工作还是不能耽误的。五点没到，就已经做好冲刺晚场酒的准备了。“饭前不嚼蛋，等于没吃饭”的流行，明显拉长了淮安人酒席桌上的平均耗时。真是一个被酒拥抱的地方。

喝酒应该是一种精神活动，因为它具有超越的冲动，它经常要求灵魂摆脱感性肉体的束缚，放飞自我，提升自我。吃不上饭的人，你让他喝酒则是害他，等于要折磨他的胃。肉作为下酒的菜，喝酒前最好垫一垫，据说可以保护胃黏膜。所以，喝酒的前提是要有肉，必须的。酒精上头之后，能够瞬间麻醉感觉神经，产生虚幻感和满足感。上古中国，酒造出来最早是供神明享用的，人间只有巫师可以品尝一点，但也只用于通神。巫师不喝酒，太清醒，那么虚无缥缈、欲

仙欲醉的感觉则出不了，跟神祖鬼怪就对不了话。伏羲制酒成功，献给大禹喝，大禹“甘之”却“疏仪狄”，不再理会他了。“绝旨酒”，禁止享用这般美好的圣物，还特地训诫式交待：“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。”确实，人的意志力、控制力还抵抗不住酒精的非理性刺激。“祀兹酒”，帝王贵族也只有在祭祀之礼完成后才允许喝点，“饮惟祀”而已，寻常人家更无缘于酒了。孔颖达曰：“所以不常为饮者，以惟天下之救命，始令我民知作酒者，惟为大祭祀，故以酒为祭，不主饮。”祭祀、连同酒，其礼皆不下庶人，普通老百姓能吃饱饭就行，就不该有别的奢求了。在原始意义上，酒是不该用于佐餐的，随食物一起下肚，是对酒的亵渎。喝酒是一种纯粹的精神需求，就应该端着杯子慢慢品，量不在多，以勾出大脑“恍兮惚兮”的感觉为最好最妙。

我告别家山，南下上海，也让胃子休息休息。淮上醉酒的体验并不快乐，每次喝酒多了，初睡醒来就再也睡不着了，意识超常清醒，伴随各种后悔，不该端杯，不该满杯，不该太猛，不该追加，不该说那话，不该有那举止，这顿饭完全可以不吃的……所以后来我给自己提了要求：“酒比油贵，不能浪费”“好酒只喝三两，多了就是糟蹋”，这个自我约束现在连我带的学生都能背出来了。但它也经常被淮安老友热情汹涌的劝酒词碾压得粉碎。

尽管我到上海，也喝酒，但频次比在淮安少很多，原则上我一周只能出门应酬一次。并且，沪上的特性是“酒随意”，不劝；敬人酒，也一杯了事，不像淮安一律两杯起价，打一圈过后还要重点加强，以体现出彼此感情之深厚。上海的饭店里，每晚最后一桌，十有八九是我们老乡，十点之后，兴致丝毫不减。

2018年秋，我带着团队与华师大哲学系一起举办首届酒哲学论坛，算是开辟了酒哲学的学术新领域。再经五届连续，以及我们“申城君子会讲”的三四轮演绎，如今的上海滩，酒哲学已经裂变成儒家的酒、道家的酒了。当年为了提交参会论文，我写了《酒造》的研究，三万多字一气呵成，会后我则顺势增加文字而成一本《周公酒造训》，回归于经学诠释的研究和叙事，著作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，浙大董平教授还专门题了个签。周公的一句“德将无醉”，非常精到地凝练出儒家对酒的态度：引导和限定，既不是放任、烂喝，也不是杜绝、不喝，而是借助礼法原则、道德杠杆进行有机调整和节制。喝酒得分场合、得看对象，而不能一沾上酒杯就醉。著名学者贡华南、郭美华、朱承他们则主张道家的酒哲学，追求并沉迷于一醉方休的意境，我是做不到的，因为每次酒醉之后只有后悔，只有身体的各种不适。



鸟儿天堂 □沈伟摄



淮水边 LOCAL

文蔚巷

□肖凡

清晨，坡顶黛瓦“啪”地一声轻响，我抬头望见那只花猫轻巧地跃上外婆家的屋脊，朝阳初升，它弓着纤细的背，优雅地立在那里，柔软的毛发蕴着橘红色的光。

真美，我心中叹道。花猫看了一眼院中的我，回过头去，毫不在意地跃过山墙，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它了。这是在清江浦文蔚巷，三十年前的事情了。

外婆在轮埠路的利民牙膏厂工作，和隔壁乔奶奶一家同住文蔚巷中的一进三间平房的院落中，猫便是乔奶奶的宝贝。乔奶奶每每用煤炉在小锅中红烧鲫鱼给花猫享用，鲜嫩的鱼肉，配上浦楼酱油，拌进热气腾腾的白米饭，香喷喷满满一碗，我和表弟站在一旁，可怜巴巴地望着那香气四溢的蓝边碗里越来越少的鱼肉拌饭，瞧着那细嚼慢咽的花猫，垂涎三尺，同时妒火中烧。

文蔚巷地势较低，巷子西头有水泥铺成的小斜坡可以直通轮埠路，可我和表弟偏爱挤进小巷里瓦房间狭窄的缝隙，从那里攀上路牙。每当牙膏厂、淮剧团叔叔阿姨被从路牙踹出的我们吓一跳，我们回家后总免不了挨上一顿“竹笋炒肉丝”，可故事总是不断重演。

轮埠路上人来人往，川流不息，不时还有婆婆、阿姨们在里运河边捶打衣物的声音传来。赶上逢年过节，乔家姐姐带着我们到路边小店买上几支“小香槟”品尝，或者一起溜进淮剧团大门听里面的咿咿呀呀。

每天夕阳西下，隔壁小马叔一根扁担上肩，挑着馄饨摊从文蔚巷一摇三晃地来到花街尽头摆摊，我和表弟厚着脸皮求得半碗鲜肉馄饨，囫圇倒进肚子，意犹未尽地手牵手溜达回外婆家，便是最好的时光。

后来，爸爸转业回淮，家搬

去城西，而我上了初中、高中，学业渐重，也只有周末才有空闲去看望外婆。风驰电掣的自行车从斜坡冲下，文蔚巷口那块不大的蓝底白字的路牌，我却毫不在意。

再后来，我离开淮安，求学、工作，有次回来，才发现，牙膏厂、糖果厂早已拆了，肉联厂和浦楼酱醋厂拆了，包括文蔚巷在内的文庙同样几乎全部拆掉了，外婆也已经告别了那座老宅，离开了那条熟悉却消失的文蔚巷。

站在一片废墟之上，踩着黑白灰的瓦砾，追寻曾经的记忆，我寻到一条隐隐约约的小路，砖石斑驳其上，这就是文蔚巷最后的影子了。

前段时间，上海的同学一家来到淮安，想看看淮安最有特色的景点。告别赞不绝口的淮扬菜，已是华灯初上，将他们带到清江浦，漫步轮埠路，仰望国师塔，我向他们介绍着淮安的过去，心中颇感自豪。走过当年文蔚巷的入口，说起这曾是幼年旧居所在，同学望着里运河两岸的灯火，听着耳畔萨克斯悠扬的旋律，忽然感慨：“君子豹变，其文蔚也。”文蔚巷，这个名字起得好，淮安的美，是由内而外的，有这样的历史积淀，才有今天的与众不同。

我不由一愣，转念一想，忽然间似乎从心里放下了些什么，整个个人轻松了起来。

是啊，文蔚巷拆除了，但它并没有消失，只是和那些蕴含了时代意味的建筑，一同沉淀在淮安这座城市厚重的历史里，融入几千年累积起来的城市气韵，更弥漫在今日清江浦别样的人间烟火中。

消失，带来的可以不是难过；过去，带来的也可以不是伤感。

因为，从消失中诞生的是新的活力，从过去延续而来的是新的生命。

至真至纯的乡土园地

——读韩开春作品《虫虫》和《水草书》

□董玥



品书坊 BOOK

这是我第三次读作家韩开春的《虫虫》和《水草书》。二十多岁的年纪，心绪难免浮躁，而这两本著作如同拂过湖面的清风，总能安抚焦虑与躁动，引领我走进一方至真至纯的乡土园地。抛开心灵的包袱，重回赤子无忧的童年时代。

我自小生长在城市，原本以为韩开春笔下的乡土世界，于我而言会是陌生的。怀抱好奇之心翻开书页，竟意料之外地感到亲切：他细腻生动的笔触、诙谐可爱的描述，还有让人捧腹大笑的儿时故事，果真是妙趣横生。字里行间，他栩栩如生地刻画了乡间的水土风貌，更意味深长地展现了人性深处最无戒备的淳朴与柔软。

岁月悠悠，我时常会想，为何在现当代文学史上，如鲁迅、许地山、台静农这样的大家，即便已在城市安家立业，却仍念念不忘乡土记忆。读他们笔下百年之前的中国农村，我看到了苦难，惊骇于愚昧，也触摸到了一些似有若无的真情。或许是年代久远，心灵虽有所震动，却总难拾起共情的能力。而这几年，有幸品读韩开春的《虫虫》和《水草书》，既师承了底蕴深厚的乡土一脉，又推陈出新，拥有着自身独具一格的视角与风格。以一种“润物细无声”的耐心与宽厚，打通了人与故乡的关节，挖掘出了乡土世界的真谛。

儿时的我曾跟着外婆生活过一段时间。外婆勤劳寡言，家务之外总喜欢在门前的小菜地里忙碌。我看过她施肥、浇花、除草，也和左邻右舍的小伙伴们捉过蝴蝶，赶过壁虎。奈何城市翻新的大潮很快席卷了那一块净土，外婆七十高龄只能挪进钢铁森林一般的单元楼。每每和老姐妹们电话聊天，也孤寂落寞，不胜怅惘，直至过世。读韩开春笔下的一草一木、一虫一蚁，我总会心头一暖，重温与地相伴的日子，好像又回到了那个桃花源一般“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”的年代：“有时候你帮妈妈做饭，你在锅门口烧锅，会冷不丁地从草堆里爬出一条（把地虫），你赶紧抓住，揪住它的尾巴，掐一小段麦秸横着插在两根刺上，看它在眼前爬来爬去。在灶前切菜的妈妈会感到奇怪，怎么锅盖刚才还在冒烟，现在却没有白汽了呢？也听不到风箱呼呼作响的声响了，小大子在干什么？叫了几声小大子没有回音，妈妈放下手中切菜刀转到锅门口一张望，气就不打一处来……”如此传神的情节，从生活细处入手，娓娓道来，写出了乡村童年的欢乐与率性。颇有一番陶翁笔下“久在樊笼里，复得返自然”的意味。

与此同时，韩开春似乎身怀一种魔法，如同《哈利·波特》中神通广大的邓布利多教授，魔棒轻轻一挥，总有着“四两拨千斤”的奇效。“其实水葫芦和风眼莲本来就是同一物，就像张二丫和张佩喜，本来指认的就是同一个人，只不过一个是小名或者别名，另一个则是大名或者叫学名。在时庄，要是你问起张二丫，十个人中至少会有九个告诉你他是庄西头张侉子家的独儿子，另一个有可能不告诉你的，就是二丫自己……风眼莲在时庄的遭遇大抵如此。”这样的类比的精准逗趣儿不过了，就像烈日底下喝上一壶自家酿的米酒，其冰爽与沁香仿佛与生俱来的魅力，不带有丝毫的矫揉造作，可以诚挚且无邪地，一直吟唱到你的心扉。品读《虫虫》和《水草书》，是追寻，是怀念，更是纯真的庇佑，便能够给人以如此妥帖的慰藉。

如果说鲁迅的乡土是悲凉的，沈从文的乡土是唯美的，汪曾祺的乡土是恬淡的，那么在我看来，韩开春的乡土不仅汲取了前辈们的精髓（正如他自己在书中多次提及对前辈们的致敬），并且还增加了一味与时俱进的独家秘方——希望。“对于浮萍，无论是青是紫，时庄的小孩子和家畜家畜们都是爱的，何以我独对青萍青睐有加？不是我故意要厚此薄彼，实在是男孩子骨子上的那种渴望除暴安良的英雄主义在作怪……楚人宋玉在他那篇著名的《风赋》中有这样一句话：夫风生于地，起于青萍之末……这似乎印证了‘星星之火，可以燎原’的说法。回过头来看看，我之对于青萍的喜爱，似乎也正在于此。”韩开春的笔触谦逊中不乏风趣，内里情怀自是广博且绵长。情至深处，信手拈来的文学典故，不仅是学养丰厚的体现，更凸显了我们中华民族浸润在乡土间豪情与韧性的传承。

身为晚辈，我有幸收到韩开春叔叔的亲笔赠书，他在扉页欣然题词：“董玥同学：每一个字都是生命！”这些岁月，几番品读韩叔叔的著作，十分感慨叔叔对文学的神圣追求，恰如他笔下永远至真至纯的乡土园地，得以使读者的心灵得到净化。日常生活中的韩叔叔，也是一位淡泊随和的长者。几年前我遇到一些挫折，学业上不复往日顺遂，韩叔叔一如既往地给予关怀和鼓励，并悉心叮嘱我：人生路途漫长，不必在意一时得失，要永远怀抱一颗与人为善、积极向上的心。相由心生，文如其人，韩叔叔的谆谆教诲我会终生谨记。

“漠漠水田飞白鹭，阴阴夏木啭黄鹂。”有那么一刻，窗外烟霞初褪，明月清风。我闭上双眼，恍如又回到了书中那令人如醉如痴的世界。

余治平，淮安洪泽人。入选上海领军人才计划，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特聘教授、博导，董仲舒国际儒学研究院院长，全国董仲舒研究会会长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。香港中文大学、德国柏林-勃兰登堡科学院、柏林自由大学、日本九州大学访问学者。



枕畔诗 POEM

淮阴书怀寄王宗成

唐·李白

沙墩至梁苑，二十五长亭。大舶夹双棹，中流鹅鹳鸣。云天扫空碧，川岳涵馀清。飞凫从西来，适与佳兴并。眷言王乔舄，婉姿故人情。曷此亲畿会，而增交道荣。沿洄且不定，飘忽怅徂征。曠投淮阴宿，欣得漂母迎。斗酒烹黄鸡，一餐感素诚。予为楚壮士，不是鲁诸生。有德必报之，千金耻为轻。緇书羈狐意，远寄棹歌声。

编者：

余治平教授用一篇充满酒香和哲学味的文章，表达了浓浓的故乡情怀。文中引用诗仙李白在淮喝酒吃黄鸡后抒情的诗句，在这里我们把全文搬过来品读。

淮阴（今淮安）作为大运河的重要枢纽，在古代留下了很多诗人的足迹。

李白的《淮阴书怀寄王宗成》收录于《全唐诗》。当时不太开心的李白乘船来到淮阴，引用仙人王乔和淮阴侯韩信的典故，向王宗成表达了思念和感激之情，用

汨汨流淌的运河水和唧唧作响的捣衣声，将自己在淮阴的所遇所感和旅途的寂寥，连同对友人的惺惺相惜，一起遥寄远方。

李白对淮安的情感，主要来自他对淮阴侯韩信非常推崇。其《行路难其二》中，有“淮阴王井笑韩信”之句，以韩信落魄时被市井之徒嘲弄之事，暗喻自己遭遇的不公待遇；其《猛虎行》中，有“朝过博浪沙，暮入淮阴市”等句，借张良、韩信未遇之时，抒发自己对待不在朝中的豁达情感。